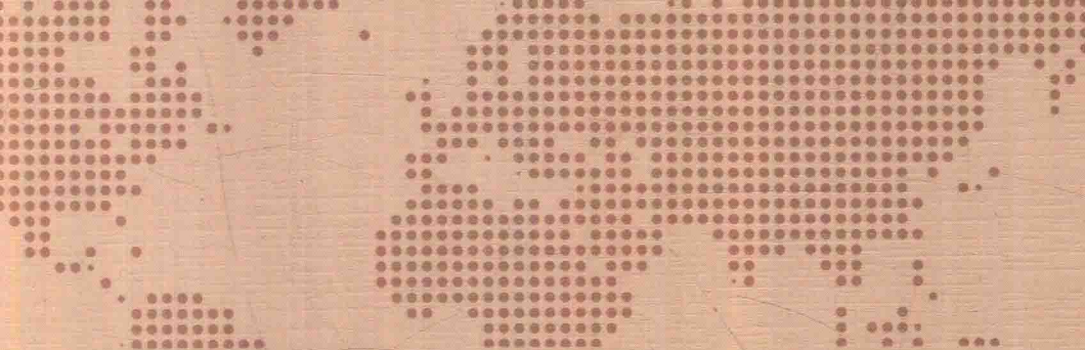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构建

理论、路径与政策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COMMUNITY OF INTERESTS CONSTRUCTION:
THEORY, PATH AND POLICY

刘 鸣 / 主 编
吴雪明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构建

理论、路径与政策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COMMUNITY OF INTERESTS CONSTRUCTION:
THEORY, PATH AND POLICY

刘 鸣 / 主 编
吴雪明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构建：理论、路径与政策 / 刘鸣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ISBN 978 - 7 - 5097 - 8189 - 0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国际关系 - 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851 号

·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构建
——理论、路径与政策

主 编 / 刘 鸣

副 主 编 / 吴雪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郭红婷 李秀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2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189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序 言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十分深远，加速了 21 世纪以来国际力量消长的进程，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也由此出现了新的调整与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十分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中国外交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与挑战，需要我们有较长远的外交思维和外交战略。特别是如何寻找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争取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机遇，是值得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重大问题。

鉴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于 2012 年 10 月 24 ~ 25 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第四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构建：理论·路径·政策”。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河南、云南等全国各地的 40 余位青年学者从理论、路径和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这次论坛上，学术氛围异常热烈，互动交流十分频繁，尽显青年学者风范，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智慧。为了更好地体现这次会议的成果，会议主办方将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集结成册，以飨读者。

根据这次论坛的主题和提交论文的情况，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国际体系转型和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探讨，从多个视角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态势与特征以及国际规范、权势转移、治理范式等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为中国与主要国家的竞合关系和利益共同体构建思路，包括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与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中国与东盟利益共同体构建的可行性以及中亚南亚地区的治理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等。第三部分为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与全球共同利益的维护，包括北极利益共同体构想与评估思路等。

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起的学术论坛，旨在聚焦经典学术，展现青年才俊风采，为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论坛自举办以来，已经获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广大青年学者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正在向一个规范化的常设学术交流平台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办好该论坛，在主题设计、论文征集、学者交流、深化合作等方面着力提升，并以此为纽带，积极推进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学术共同体。

一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概念范畴与理论探讨

-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刘 丰 / 3
- 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 张 春 / 20
- 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向、趋势与特点 孙 逊 / 38
- 全球治理的欧洲范式
- 规范内化进程中的民事力量建构 周秋君 / 53

二 中国与主要国家利益共同体：战略分析与政策设计

定位中美关系：模式与进程

- 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张晓通 刘振宁 / 67
- “超越接触”：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华政策辨析 王伟男 周建明 / 80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互利合作”到“共同演进” 董春岭 / 97

单惠主义的迷思：日本民主党对华战略的解析及批判 蔡 亮 / 112

构建“中国—东盟利益共同体”的可行性分析 孙西辉 / 125

中亚南亚地区治理新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张屹峰 / 137

三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共同利益：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兼论中国发展模式选择 朱铁城 / 149

北极变迁视角下中国北极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孙 凯 / 169

北极治理评估体系构建思路探析 吴雪明 / 179

加拿大主导的“北极共同体”构想的效能分析 赵雅丹 / 196

日印海上安全合作转向及前景探析 赵朝龙 / 206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 概念范畴与理论探讨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刘 丰*

摘 要：当前，国际体系处于加速变动和调整时期，学界和政界对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存在“单极”“多极/多极化”“两极/两极化”乃至“无极”等截然不同的认识。国际体系由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等三项基本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认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和完整的国际体系面貌。实力结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和基础，它带来了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改变，而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调整方式是国际体系实现和平变迁的关键。中国国力持续提升给既有实力结构带来改变，同时，中国需要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共同推动和促成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与观念分布的适度变革，从而为国际体系和平变迁创造条件。

关键词：国际体系 实力结构 利益格局 观念分布

国际体系的调整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国际体系处于加速变动之中。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这种调整的势头，全球经济衰退

* 刘丰，副教授、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主任。



加剧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变化。这场危机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冲击仍然存在，而且将进一步影响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各自的行为和彼此的互动。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探讨国际结构调整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向、趋势与特点，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提出政策建议。

一 国际体系调整的既有判断及其评估

国际关系学界在讨论国际体系时一般从体系的格局或结构入手，而判断国际结构的标准通常是“极”（polarity）的数量。冷战结束至今，中外政界和学界就国际体系结构的判断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出现了“单极”“多极”“一超多强”等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今并未在这一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国际体系加速变动的背景下，原有的判断也在做出调整。在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评估目前有关国际格局调整的基本判断。

（一）单极、弱化的单极与国际体系的延续

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一种主流认识是，冷战后的国际结构始终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美国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顶端，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单独或联合起来与之对抗。美国新保守派专栏作家、“单极时刻”一词的创造者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冷战结束时就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的“单极稳定论”则对这种观点做了系统的论证和辩护，他认为单极状态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与人们以往的认识相反，它比多极或两极状态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①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33;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4页；宋伟：《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31~39页。

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美国衰落的讨论持续不断,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① 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这一基本性质并未改变,但是对于这一体系的未来走向却有不同看法,比较突出表现为“单极维持论”与“单极弱化论”两种观点。主张“单极维持论”的学者认为,单极体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甚至还在强化之中。持这种看法的学者的论据有:①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威力仍然无可匹敌,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继续稳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②在“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几场战争强化了其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存在,在战略上处于优势,更有能力防止地区挑战者的出现;③与传统上认为美国霸权会遭到制衡的观点相反,针对美国的制衡力量并没有形成,而且目前也没有出现的迹象。^② 主张“单极弱化论”的学者则认为,尽管单极体系的现实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但这一体系正在弱化,并且会在某个时间向两极或多极体系转化。^③ “单极弱化论”实际上为多极/多极化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 多极/多极化与国际体系的再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多极化”和“一超多强”等观点在中国学界比较盛行,也构成中国对总体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政界,多极或多极化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观点。前法国外长于贝·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对“超级强权”(hyperpower)的批判颇具代表性,被广为引用。他说道:“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政治上单极、文化上同质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接受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权的

① 两种不同的观点可参见 Josef Joffe, “The Default Power: 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9, pp. 21–35; Gideon Rachman, “American Decline: This Time It’s for Real,” *Foreign Policy*, No. 184, January/February 2011, pp. 59–65。

②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5–51.



单边主义行径。正因为此，我们要为一个多极、多元和多边的世界而奋斗。”^①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也主张，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并不是单纯的单极，而是一种复合体，比如，亨廷顿提出了“单一多极”（uni-multipolar）体系的想法，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则认为国际体系在军事、经济和跨国关系三个维度中存在不同的“极数”。^②

根据这种观点，国际体系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多极体系，体系中有多个潜在的力量中心，它们的发展使得美国无法实现单极独霸，使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向相对平衡的方向回归。实际上，这种观点与“单极时刻论”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并且始终对“单极稳定论”进行激烈的批评。比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将那种主张美国单极能够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且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观点称为“单极幻想”。他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是一个持续变动的过程，在大国竞争的压力和不平衡发展的动力作用下，次等大国必然会重新回到强国行列，因此美国单极无法长久维持。^③

不过，对于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极国家”，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同认识。约瑟夫·奈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比作一个复杂的三维棋盘：在军事维度上是单极，在经济维度上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构成的多极，而在跨国关系维度上存在着权力分散化、无法确定“极数”的状况。^④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西欧、俄罗斯、日本、中国构成了美国之外的力量中心；^⑤一些中国学者则强调，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大

① Hubert Védrine, "Into the Twenty - First,"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IFRI Conference, Paris, November 3, 1999.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35 - 49;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05～307页。

③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Fall 2006, p. 7.

④ Joseph S. Nye, Jr.,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2, Spring 1992, pp. 83 - 96; Joseph S. Nye, Jr.,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6, 38, 98.

⑤ 巴里·布赞：《美国 and 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国崛起正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支撑。^①

（三）走向两极？

介于单极与多极之间，还存在一种两极状态，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为代表。一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向两极方向发展，而美国和中国将构成未来世界中的两极，这是因为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以及西欧、日本在过去十多年的明显衰落。比如，阎学通认为，随着欧洲和日本的持续衰落，一超多强的格局已经无法维持，国际体系发展的趋势是由美国与中国两个超级大国主导。^②

“两国集团”（G2）和“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等提法是对国际体系走向两极/两极化的一种认可。“两国集团”的概念源于著名国际经济学家 C. 弗雷德·伯格斯特（C. Fred Bergsten）。^③伯格斯特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分别代表最大的高收入工业国家与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目前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应该以更加务实、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其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④“中美共同体”的概念则是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瑞克（Moritz Schularick）共同发明的，其含义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与美国的过度消费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世界经济秩序，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共生的利益共同体。^⑤

-
- ① 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俞邃：《当今世界格局仍呈多极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7日，A7版。
- ② 阎学通：《一超多强走向中美两超，多极化式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中国崛起缔造“两极多强世界”新格局》，http://www.guancha.cn/multiple-pattern-super-country/2012_01_13_64307.shtml。
- ③ 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
- ④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 2008, pp. 57–69.
- ⑤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l? Think Ag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A17;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ume 10, Issue 3, 2007, pp. 215–239; Niall Ferguson, Moritz Schularick, “The End of Chimerica,”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 14, No. 1, Spring 2011, pp. 1–26.



不过,“两国集团”、“中美共治”和“中美共同体”等概念提出后在政界和学界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双边贸易和货币问题上都存在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表明这些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

(四) 无极世界?

除了从“极”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角度对国际体系进行探讨之外,也有少数学者试图超越“极”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极”对于理解国际结构变化的意义。^①

从这一角度描绘国际结构变化的代表性观点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无极时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概念。哈斯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将转变为“无极”,即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主导,而是由诸多掌握和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主导。在美国衰落的背景下,未来的国际权力结构将变得更加分散,没有明确的力量中心,多个世界大国、地区大国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②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无极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由于急剧增多的、具有各不相同却都行之有效的杠杆作用的权力中心,国际体系呈现分散状的多极格局。^③一些中国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没有哪一种力量中心可以主导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④

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极”是分析国际结构的一个基本概念,但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Entropy and the Trajectory of World Politics: Why Polarity Has Become Less Meaningful,”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1, March 2010, pp. 145–163.

②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 44–56. 与之类似的概念则是尼尔·弗格森的“非极时代”(apolarity)的概念,参见 Niall Ferguson, “A World Withou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143, July/August 2004, pp. 32–39.

③ I. 赫里普诺:《正在形成的权力均衡:尚存的单极、不稳定的多极和未经检验的无极》,《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④ 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叶江:《有待深入研究的“无极化”》,《世界知识》2008年第11期;叶江:《试论无极多元国际格局对全球危情与治理的影响》,《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

是对当前国际体系中“极”的认定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学者们在分析中没有区分现状与趋势、实然状态与理想状态。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极”就是指体系中的主要大国,而“极数”是根据主要大国数量来确定的。由于目前学界对国际格局认识上的分歧,更由于“极”的含义明确、边界清晰,单纯考察“极”的数量并不能完整准确地概括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也难以理解其变迁方向。因此,本文试图突破关于“极”的讨论,从国际体系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探讨当前国际格局的特征及其正在发生的变化。

二 国际体系基本要素的变化及其特点

国际体系是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行为体之间发生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是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出现过部落、城邦、封建诸侯国、帝国等不同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也有与今天的国际关系类似的互动^①。当前,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构成单位,因为它是武力的合法垄断者、安全的提供者,也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实力地位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而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确定了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

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格局的界定各不相同:现实主义将其定义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结构^②;自由主义则将其定义为实力结构与互动过程两个方面,而互动过程尤其受到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影响^③;建构主义从文化结构和共享知识的角度定义结构^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国际结构的

① Robert G.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04-305.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pp. 99-101.

③ Joseph S.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 1988, pp. 235-251.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9-190.